

又是一年洋槐花开的时节,母亲让人从老家为我捎来了一大包洋槐花。

我的老家在渭南东部的沙苑地区。沙苑以“沙苑文化”闻名于世,更以盛产“1008”而蜚声三秦大地。在我少时记忆中,沙苑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遍地一望无际的洋槐林海。

据《大荔县志》记载,沙苑在远古时期原是一片湖泊,后经几千年的地壳运动,沙苑又变成了一片广袤的沙海。沙苑,土壤贫瘠,到处是纵横的沙丘,每到二三月间,尘土飞扬,沙苑便处在一片昏黄的天际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有识之士的倡议下,当地政府号召人们广植树木,依当时人们的认识,先后栽植了大量的经济类林木,如桃树、杏树、梨树等,亦栽植了少量的洋槐、榆树、苦楝等树。

由于沙苑土壤贫瘠,干旱少雨,桃树、杏树等经济类林木相继干枯死亡。而并不被人们所看好的洋槐,却因有较强的抗旱能力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生长起来。于是,年复一年地栽植,沙苑便成了关中

## 爬山

张庚元

这是我四年来第一次爬山,感觉酣畅惬意,高兴又幸福。

早上不到8点,我们迎着朝阳出发。一路上看着路两旁绿意葱茏的树木、竞相绽放的野花和太阳洒下的光辉,我有点迫不及待,仿佛心都飞到了秦岭山上。

“真美呀,蓝的天、绿的叶、紫的藤、黄的花、红的果,还有这悦耳的鸟鸣、潺潺的流水、清新的空气,可比我们校园不知要强多少倍了。”刚到山下,儿子就兴奋地喊道。

“孩子,别急,好风景还在上头呢,慢慢欣赏吧!”现在是9点10分,来回往返最少得4个小时,希望大家保持体力,步调一致,不要掉队。每人拿上一瓶水,我们向山顶进军,谁先爬到山顶,谁就是冠军。”领队张哥接道。

随着张哥一声令下,队伍瞬间就拉开距离。踩着松软的泥土,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听着远处的钟声,大约20分钟我们就到了第一个临歇点。

“孩子,还不错,一口气都没歇就爬上来了,你‘眼镜哥’第一次爬这点路都歇了4次。来,坐这儿歇会儿补充体力。刚走的路平缓,后边路陡更费劲。”张哥说。

“小伙子确实比我强。舅别说我了,这次我不是跟上了吗?”“眼镜哥”反驳道。

“伯伯,这也叫路,坑洼不平不说,还险象环生。看树枝把我手都划了一道口子,太难走了,有没有像旅游景点走的台阶路?”儿子问道。

“傻孩子,这是野山,还没有被开发,这种路是驴友走的路,这才有意思和挑战性,前几年你也不爬过这种山吗?再忍忍,再坚持。”我应道。

“孩子,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有的路了。这是村人砍柴走的路,过去人经济不好,砍柴卖柴补贴家用,浅山处和路两边的柴都被砍了,只剩下深山里和难砍的地方,显得路好走。现如今,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好了,人们生活水平高了,保护环境意识也强了,不用再上山砍柴,显得路就不好走了。”张哥笑着解释。

20多分钟后,我们到达第三个休息点,这是块约六七平方米的沙土地,有三块石头分布其中。站在开阔地朝下望去,远处依稀可见的渭河、错落有致的高楼、碧绿无垠的田野、一路疾驰的车辆、忙忙碌碌的人们一下映入眼帘,让人目不暇接。朝上远眺,连绵不断的山脉、郁郁葱葱的树木、万里无云的天空,让人不得不感慨大自然的壮美神奇和鬼斧神工。

“兄弟,体力不错嘛,呼吸很均匀,看起来锻炼真有效果。今天我们速度快,平常我们走走歇歇费时间,现在上山已经走了一半路了,看来今天要有所突破了。”张哥对我说道。

“哪里,都是速度把把控得好,再加把劲我们就到了。”我笑道。

就这样,我们短暂停留后又挺进了。沿着崎岖不平的路,抓着两旁的树枝,想着山顶的盛景,不一会儿,我们就被一块大石头挡住去路。这块大石有近3米高,两边是悬崖,中间有一缝隙,只容一人穿过。

“这能过去?还有路吗?”儿子嘟囔道。

“能,看我的。大家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张哥自告奋勇。

“爸,我上来了,真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儿子兴奋地喊。

在张哥的带领下,我们都轻松且安全地翻过大石,来到一块空旷的地面。登上山顶的那刻,吹着徐徐的春风,吸着醉人的氧气,赏着如花的美景,心里别提有多惬意了。

“舅,今天有张叔,确实快,平常到这里基本上就11点多了,今天才10点半,足足快了半个小时。”大个子外甥翻着手对张哥说。

“接下来就下山了,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虽不费劲,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前边还有许多游客上山,大家要注意避让,保护好自己。”张哥提醒道。

下山一路是下坡,确实轻松多了,我们踩窝点,抓树条,蹬水塘,过泥泞,越石块,哼着曲,唱着歌,说着话,不觉得就到了山下。到山下出发的地方刚好中午12点半,整整3个小时20分钟。

回家的路上,看着渐渐远去的大山,听着车轮滚动的声音,和着美妙的旋律,我在想,人生就像爬山,布满荆棘,坎坷不平,风险常在。只有坚持不懈去追求奋斗、努力付出,才能看到风景,享受乐趣,才能真正有所成绩和作为。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



## 悠悠槐花情

秦川

大地少有的几个林区,当地政府亦在这里专门设置了沙苑林场。写到这里,我真的感谢以远见卓识,为这里绿化做出广植树木决策的地方领导和为沙苑的植被付出了大量劳动和汗水的父老乡亲。应该说是他们的血汗浇灌了这片贫瘠的土地,才能使沙苑那绿色的印象长存于我成长的记忆中。

洋槐,没有白桦的挺拔、柳树的妩媚、榕树的浓郁,每年初春,当杏花、桃花相继飘落,大地都绿透了时洋槐才披上绿装。开花时节,亦不如桃李那般争奇斗艳。它的花儿是在绿叶的陪衬下开放的,它在出叶的时候就展出了花蕾,花蕾挤在花穗上,静等了一些时日,槐花开放了。一串串的花穗其实早就

含苞了,只是一直害羞似的不肯绽放。忽一日,终于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这时候走进槐林中,你永远也弄不明白,那些并不丰硕的树枝怎么会开出那么多的花来。

洋槐花的那个白是雪白,一穗白、满树白。摘一穗轻握手中,掌心便满是微微的柔凉、滑腻,那感觉是再舒适不过的了。若有闲情雅致剥开花瓣,便会有细嫩、浅黄的花蕊钻出来。捧一穗放在鼻前轻轻一嗅,洋槐花的那个香真是香,扑鼻的香,满树香,沙苑十里一片香。远道归来的游子一踏上归家的路程,就能闻到这故乡的槐花香。轻轻一吸,心里那个惬意劲儿就别提了。

槐花的香不仅醉了游客,更醉了赶花期的蜂客。这时在沙苑满目遍及橙黄色的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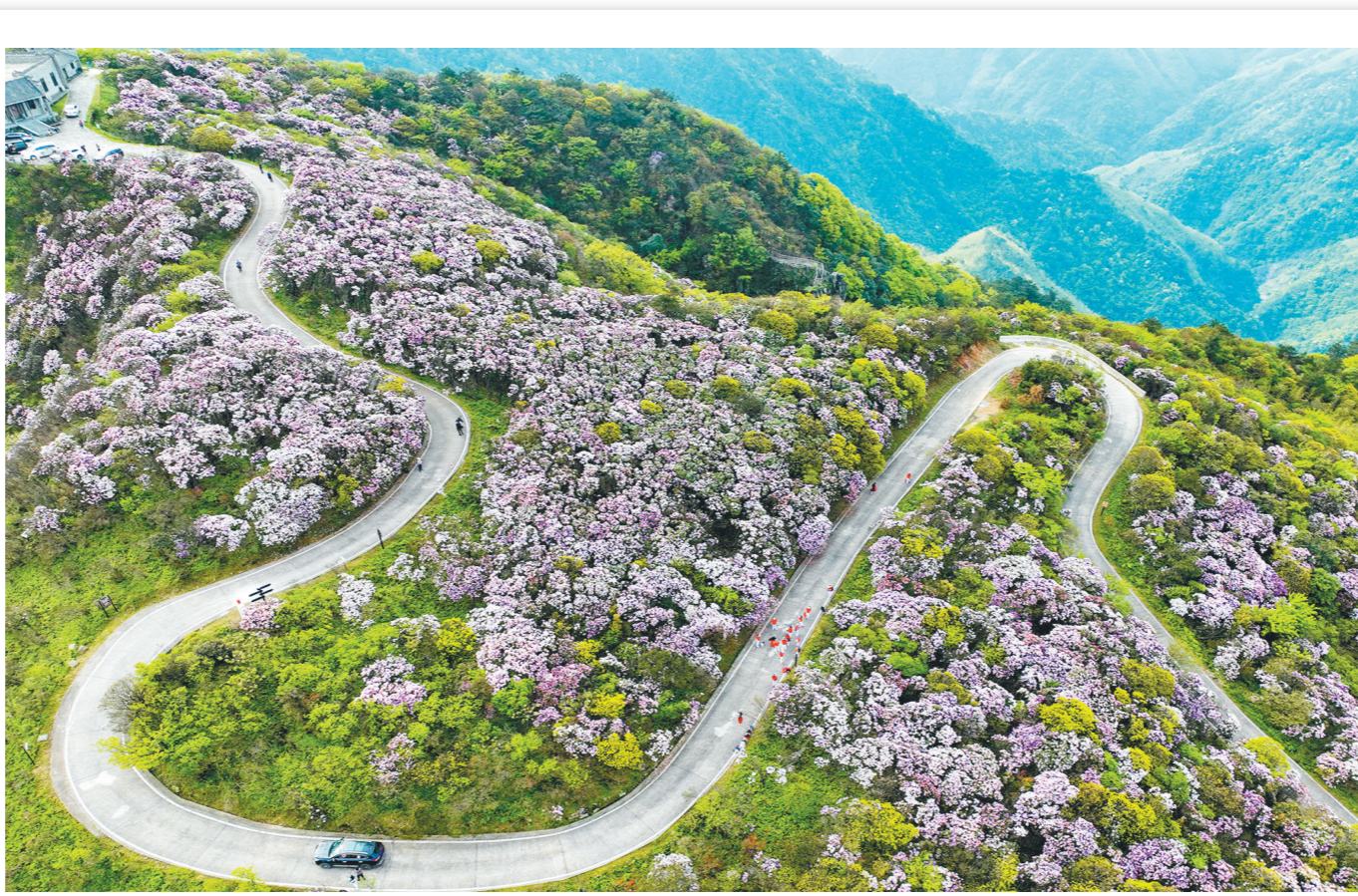
“聊赠一枝春”?

呱呱、捞捞、嗽嗽(天水当地名小吃),不可一日无此君。一般的高铁站都需上行出站,天水南站则是下两层到地面出站,跟着人流向外走,远远就听到“麻辣烫专线”的吆喝声不断。随即“麻辣烫专线乘车点”的牌子也出现在眼前,公交车的广告早已应时换成了麻辣烫人气榜单。我正想着吃海英家的、伊甸园家的还是开元家的,女儿看出了我的心思,我们吃排名第五的元女麻辣烫。

## 天水行

王慧春

一下车我们买了浆水酸奶来解渴,味道好像没有平时浆水的酸味,但酸甜度掌握得刚好,值得一尝。快步转进了育生巷,吴大师的呱呱那是出了名的。吃上一碗面鱼,再来碗浆水面,口水都下来了!天水美食太多,需要计划着享用,两人只要了一份呱呱,舀一勺入口,绵密有嚼劲,辣子辛香入魂。往里就是小武酥饼,长长的队伍排到了台阶下面。大概等了半个小时,要了一个黄酥饼和一个卷子饼,第一口下去便知这是我们吃过最酥的饼。本想留到第二天,忍不住一会儿你揪一点,一会儿我掰一



山路花开 周秀鱼春 摄

又是一年,什刹海后海北岸波光潋滟,柳枝轻拂。北京宋庆龄故居内草长莺飞,幽静典雅的庭院里碧水环绕,山石嶙峋。楼堂亭榭错落有致,呈现着一片生机盎然、自然祥和之春景。

正值四月上旬,恰逢宋庆龄故居绽放的海棠花点缀着晴空,在风中摇曳,似乎每一朵花瓣都有一段动人而无与伦比的故事。

在《宋庆龄画传》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她面貌的描述:“皮肤细嫩,看上去是那么娇柔、纤弱。她的五官端正,下嘴唇微翘,眼睛里流露出温柔、遐思的神情,她似乎正从遥远的地方悲哀地观察着世态人情,为当时的中国正遭受着的苦难而伤感。”

宋庆龄出生于富裕家庭,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但她一生并不追求雍容华贵之美,而是以简约、朴素的审美观诠释她对美的理解,给人留下了端庄而优雅的印象。展柜里垂挂着她生前穿过的一件真丝旗袍,颜色素雅,以黑为底色,白色波点星星点缀,裙摆在展室盈盈灯光的烘托映衬下自然垂落,十分飘逸。旗袍透出庄重典雅的气息,引人注目又很耐人寻味。

转角走进宋庆龄的卧室兼办公室,这里的家居陈设还保留着她生前的模样。放眼望去,办公桌旁落地灯的灯罩是由旧窗帘布缝

制而成的,梳妆台旁的镜面水银都脱落了,也没有更换,沙发也是东拼西凑来的。而在卧室的东侧,陈列着一台弟弟宋子文送给她的“施特劳斯”牌钢琴,这架钢琴成为她晚年的伴侣,陪伴着她度过了无数个孤寂的日夜。简朴与高雅、平淡与波澜的融合隐匿在这方寸间的每个角落,使往来的人们纷纷放慢了

## 海棠依旧

胡洋铭

脚步,生怕惊扰了这份优雅而宁静的美。

流水潺潺,飞鸽展翅,我沿着小路走进庭院的更深处。宋庆龄生平展就是一条时间长廊,展示着她使用过的日常物品,写下的文稿、函札,收藏的字画、印章和图书等等,将人的思绪带回了那一个个历史时间节点。

一幅幅老照片,一个个陈年物件无声记录着宋庆龄传奇的一生。宋庆龄与中山先生不仅仅是情投意合的佳人伴侣,更是革命

理念上彼此的知己。

展柜中放置着一本字迹模糊、书页泛黄、书角有着折痕的《英德小词典》,这是宋庆龄在日本为协助中山先生工作时所用的工具书。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忠实战友和得力助手,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继承先生遗志,辗转于革命奋斗的前

线,奋进于民族危难之间,为维护民族团结、促进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在1949年之后,宋庆龄热心于少年儿童工作。她对祖国的新一代寄予了殷切希望。

愿小树茁壮成长是宋庆龄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字里行间饱含着她对儿童的关切与疼爱。书信中宋奶奶将孩子们比作充满了生机的小树苗,饱含深情地对孩子们

提出了希望,要小树苗们强健体魄、学习本领、陶冶情操,才能经得起任何暴风雨和病虫害的考验,成长为祖国的栋梁之才。

归途中,我在小溪旁的秋千边驻足良久,听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看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恍然间觉得宋庆龄奶奶就在孩子们中间,在与他们一起分享喜悦。

宋庆龄的汉白玉雕像前花团锦簇,她端庄和蔼的面庞总会给人亲切之感,深邃而慈祥的目光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们。人们在这里纷纷驻足,向她致以崇高的敬意。她那丰盈的人物形象充盈在每个人的脑海,恍惚之间,让人们觉得她还生活工作于此,她还在为人民的事业殚精竭虑,无私奉献。作为一个生长在新时代的青年人,我不禁想起她对青年人的谆谆教诲:“知识是从刻苦劳动中得来的,任何成就都是刻苦劳动的结果,青年是革命的柱石。青年是革命果实的保卫者,是使历史加速向更美好的世界前进的力量。”

宋庆龄故居内的一草一木、一枝一叶、一砖一瓦,都是岁月流转中无声的诉说者和民族精神的见证者。

春风拂过,穿过院落里的西府海棠树,朵朵花瓣簌簌飘落,在春风中显得那么烂漫,那么光彩夺目,像极了宋庆龄走过的光辉一生。

人间四月天,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我的恩师——陕西日报高级记者、著名摄影家王天育先生驾鹤西去,走完了他85岁的人生历程,让人不禁为之伤感。他留下的成千上万张照片,犹如一轴轴画卷,记载着陕西的山川新貌、社会发展、时代变迁,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王天育先生早年参军,1959年转业至西安电影制片厂从事新闻纪录电影工作,1962年调入陕西日报社任摄影记者。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他亲自教、帮、带,培养了一大批新闻摄影人才。同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于1985年出版了《新闻摄影》一书,摄影界老前辈吴印咸评价此书是“新闻摄影理论建设中又一可喜收获”。当时该书成为一些大学新闻专业的教科书,我在西北大学学习时就使用的这一教材。

他热爱党的新闻事业,陕西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勤奮的足迹,陕南陕北、关中平原,他跑遍了陕西100多个县区,哪里有新闻,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用镜头和事实说话,将众多劳动者的形象呈现在报端之上,也将陕西建设事业的新面貌、新成就反映在众人面前。

几十年间,他把所有心血倾注在新闻摄影事业上,仅在《人民日报》上刊发反映陕西发展的摄影专版就有50多个。1990年,他出版了大型图文集《三秦风采》一书,每个县市均有介绍,充分反映陕西各个区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作家李沙铃看到这部书后感慨道:“寸高之著把三秦所有县市古今人文纵横编织,汇集成色彩斑斓、图文并茂的史诗,无愧一本‘秦国彩图’,一本在手可知陕西大高原,文化之丰。”世界摄影大师郎静山赞叹此书是“陕西的百科全书”。退休之后,他不顾年事已高,只身一人重走三秦,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曾在太白山夜居山洞,在陕北上山时不慎滑倒,摔伤脊椎骨,康复一年后又以坚强的毅力重新上路,将陕西的各县长又走了一遍,将过去的黑白照片全换成了彩色,出版了全部彩版的《三秦风采》。

王天育先生是我新闻路上的良师,他的精神品格一直激励着我。我在陕西日报社工作时,他常教导我照片怎么拍、文章怎么写,使我受益匪浅。我们亦师亦友,互相合作,多次参加采访活动。记得1995年西安至安康铁路开工不久,他萌生了想去现场采访的念头,于是我便与承担施工建设的中铁一局联系,4月28日由西安出发,中午到达秦岭山口,稍作休息后,下午便投入采访。

当时隧道掘进有1000多米,我们戴上安全帽走进隧道,只见工人们正在忙碌,有的在清理石碴,有的在排除洞顶的悬石,最里面是掌子面机器正在作业,那庞大的机器一次带动10几个钻杆,将岩石打得像蜂窝煤一样,最后爆破,向前掘进。施工场面真让人激动,一个记者的责任感使王天育一门心思将照片拍好,他手持相机,一次次按快门,一次次调换角度,将工人们辛勤劳动的姿态收入镜头之中。因隧道已进入大山之中,洞内顶部的岩石上不停有水珠滴答着落下,专心拍摄的他全然不顾,等走出隧道才发现衣服已被水滴打湿。

当晚我们同工人一起住在临时搭建的板房里,第二天一早又拍摄了工人住的住房和外部环境。下午回到西安,我们分工合作,由我撰写文稿,他来冲洗制作照片。第二天我们将照片选好,文字定稿,送到编辑部。5月1日,《陕西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刊登了这一报道,引起良好反响,给一线施工的工人们以极大鼓励。

此后,我们又一同赴韩城、蒲城一带采访黄河防护和抽黄灌溉工程。不管条件多么艰苦,他都坚持到一线,用镜头捕捉感人事件。一次,我们到建筑工地采访,正值盛夏,钢管被晒得发烫,他手扶钢管,脚踩脚手架,在烈日下拍摄建筑工人挥汗如雨、默默奉献的身影。

王天育先生在新闻摄影方面颇有建树,不少新闻照片获得国家级、省级大奖,有的还参加国际影展,被誉为“摄影大家”。他长期担任陕西日报社摄影部负责人,曾任陕西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陕西艺术摄影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新闻摄影学会名誉会长等职,用影像讲好陕西故事,为陕西的摄影事业作出了贡献。

先生是去年5月发病的,医院进行了多方救治,由于年高体弱,病情越来越严重,最后不能言语,临终没有留下一句话,让人遗憾。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那一条条胶片犹如一道道彩虹辉映天际,张张影像耀三秦,画幅长留天地间!

王雄文

## 画幅长留天地间